人生憑闌處

童心

別

機艙裏有些焗。你坐在我左邊，坐在你左邊的她，已經倒在你懷裏呼呼大睡了。

記得「焗」這個字，還是你教我的，因為在認識你之前，我只會用「悶」「熱」來形容這樣的情形。你那天壞壞地嘲弄我：「老師，可以理解啊！你這麼愛美食的人，一定只會在吃鹽焗雞的時候用到這個字。」我當然不好意思承認，馬上懟回去：「誰說的，還有焗頭髮！」你做了一個鬼臉，哈哈地笑起來：「你這樣說，就證明我剛剛是猜對了的。」看着你這個機靈鬼，我也開心地笑了。你是少年作家班裏優秀的學生，中文寫作的天分自然令你的語言功底不俗。從你第一次來上我的課，已經一年了，除了上課，我們幾乎每天都在交流和分享一些事，文學的、學業的、人際的。你說，你早就把我當成了好朋友。也對，春天的時候我們去東湖賞櫻，暑假裏我們又到北極村打卡，這些研學活動裏，我們有了更多的相處，師生情美好又純粹。

想着這些，內心溫暖，渾然未覺飛機延誤。直到空乘把小支的茶水放到小桌板上。坐在我右手邊的Caleb把我的那瓶打開，遞給我，我默契地一飲而盡，的確太渴了——研學最後一天在北京，天氣也很焗。你一邊溫柔地撫摸着她的秀髮，一邊不疾不徐地喝屬於你的那支水。你們是這次研學團認識的，幾天的時間，就開始了交往，你儂我儂，這大概是閃電的「熱戀」？我暗想。

Caleb見我走神，碰了碰我，關心我是否不舒服。我搖搖頭，笑着告訴他：「有點渴，沒事。」Caleb望向你：「你那還有一支水，先給老師喝吧。」你把頭搖得像波浪鼓，「那怎麼行！她還沒喝，怎麼能給別人喝！」Caleb笑了笑：「喲，先給老師喝了，你再問空乘要一瓶就好了。」你堅決地搖搖頭。我笑了笑，也搖了搖頭。

別，是「別人」，也是「道別」。我們總是在無意間學會了「別」。

心窗常開

潘明珠

濟南研學 舜耕給力

「香港慶祝回歸祖國28周年，歡迎你光臨濟南，為『中華優秀家文化主題兒童圖畫書創作人才培養』項目講課，太有意義了！」

濟南大學的劉東濤教授，豎起拇指向我這位特聘專家，令我受寵若驚啊！此國家藝術基金2025年藝術人才培訓資助項目，是由濟南大學主辦之特別培訓項目，劉教授肩負重任執行領導，於開班儀式上，宣布甄選並招收了來自15個省市之30位優秀學員，當中包括高校教師、自由插畫師、童書創編者等，真是人才濟濟。

課程邀約了清華大學資深教授、業界特聘專家、兒童圖畫書作家、畫家、出版人等共30多位講師為學員講課，陣容強大。項目着重理論、研討及創作實踐，期望通過「融合式課程」培養出具創意、專注優秀家文化傳承與發展的佳作，使優秀圖畫書創作者夢想成真，為兒童閱讀及美育熏陶注入新活力。

我受邀到濟南，特別邀姐姐潘金英同行，主辦方接我們機後，開車送我倆到舜耕山莊，濟南一城山色半城湖，一路上美麗風景令人驚喜。

大房車沿路而進，就見一個宏大的石牌坊書「舜耕山莊」，內有「大舜」雕像哩。

我們坐車經過了綠樹林蔭、鳥語花香的路徑，好一會才到達這古色古香的酒店入口，大堂壁畫《舜耕歷山圖》，氣派非凡。設有落地玻璃之海鮮自助餐廳，可以一邊享用美食、一邊觀賞外圍大自然美景及禽鳥走獸，我倆看到山羊、松鼠和烏龜，還見到池邊美麗的孔雀開屏啊！

金英姐姐尤喜長廊上書香吸引之「圖書館」，24小時開放哇，各種書籍不少，誰都可自由進出，電子化自助借閱及計算入館人次，很先進及方便。她讚賞劉教授的組織力和魄力，即興寫詩祝賀此項教育工程，讚劉教授策劃好項目，使中華代代有優秀人才，家國天下胸懷壯， 文化逸思成佳構，繪本主題真善美愛仁，創作用心求高度，培養尖子跨天地。

舜孝聞天下，濟南具悠久歷史及豐富文化，置身此人文環境下研學，我祝願各學員收穫滿滿，創作出優秀家文化主題的美好繪本，精彩流傳，人見人愛。

●筆者與劉東濤教授（右）合照。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武俠與歷史

小說家、戲劇家將真正的歷史人物納入其創作故事之中，可以增添觀眾讀者的興味。但是「適當」的藝術加工無可避免，否則作者拿着歷史大事年表來寫作，掣肘就太多了。如果藝評人過於較真故事人物情節與史實要對應，定必大煞風景，文藝創作就給「管得太死」。

還珠樓主（本名李善基，又名李壽民，1902年-1961年）名著《蜀山劍俠傳》時代背景是何朝代？只看過改編電影或電視劇的觀眾，大概會脫口而出說「必是明代以前」，畢竟按電影電視的畫面，一眾峨眉劍仙都穿漢服。其實原著第一回寫明故事之始在「康熙即位的第二年」！不過這個時代背景對於小說全無影響，清康熙朝中國早已進入熱兵器時代，火槍大炮都沒有任何戲份，峨眉三英中李英瓊的武功仙術能否對付火器，倒不是任何真正「蜀山迷」關心的事。

因話提話，「康熙即位的第二年」又該是哪一年呢？讀者也可能脫口而出當然是康熙2年（1663年）了。原來這也不對！前皇駕崩，國不可一日無君，嗣皇要立刻繼位，然後下一年才改元。康熙的老爸順治崩於順治18年（1661年）正月，翌年（1662年）改元康熙，此所以《蜀山劍俠傳》開場應在康熙元年！當然，這樣高階的學識探討對一般讀者來說無大意義，當代學習中國歷史的讀書人未必全部都明白當中的細微差異。實情是皇帝都不會等到大除夕才駕崩，前皇在年中死後新皇繼位，不立刻改元就仍要沿用前皇年號到年底。

上回談到和珅與金庸的《書劍恩仇錄》。此書開場在乾隆18年，李沅芷隨陸菲青學武數年後，師徒於乾隆23年隨李父升官調任到杭州。和珅是乾隆15年（1750年）出生，此時還是個未滿10歲的小孩。和珅在書中沒有什麼重要的戲份，不符史實亦不影響故事發展。

康熙乾隆祖孫倆都長期在位，60年約等於三代人的時間，故此以這兩位皇帝在任時為時代背景的小說戲劇就有較大不依史實的空間了。如果遇上連續幾任短命皇帝，可真是十年人事幾番新，十年內有三四任皇帝也是常態。

梁羽生小說的年代錯誤就大得驚人。《七劍下天山》前部分康熙才是個二十出頭的少年人，梁羽生還讓他弒殺了假死避位到五台山出家為僧的老爸順治。幾年之後，康熙的皇十四子允禵都能帶兵了！

百家廊

若荷

架上葫蘆 架下人生

那年6月，去外地旅遊，行至聊城，偶入一鄉鎮。但見家家戶戶，簷下院中，皆懸掛着葫蘆，大大小小，形態各異，頗為壯觀。心下暗想：如此多的葫蘆，如何售賣？都銷往何處？於是停車，依次觀賞，亦挑選了幾對，價格倒也不貴。便向老鄉們打聽：「這許多葫蘆，有什麼銷路？」他們笑道：多是發往外地。待到葫蘆收穫季節，天南地北的客商自會尋來，收了去，加工成各種各樣的藝術品。

出於好奇，我拜託一戶人家，引步進入田間。見村外那些田地，大部分都做了葫蘆園，一片連着一片，搭建規整。長長的葫蘆架上，果實纍纍，藤蔓攀緣，綠意蔥蘢，景象甚是悅目。宋代楊萬里有一首吟瓠詩：「笑殺桑根甘瓠苗，亂他桑葉上他條。向人更逞瘦藏巧，怪道桑梢掛一瓢。」這情景，與滿園纍纍的葫蘆，古今呼應。原來這尋常的葫蘆藤下，竟然蘊藏着如此旖旎的致富願景。

臨別時，園主贈我們每人一把葫蘆籽，說這葫蘆籽有大小，結出的葫蘆自然也大小不一。「你們且帶回去，找片土地試種一番，也是意趣。」我們欣然收下，帶着這滿懷希望的種子回家。恰好那年，朋友在外面租了塊山地，閒置已久，蓬草蔽徑，我們聽說後，便在荒蒿之間闢出幾個田畦，備了木棍、竹竿，搭起整齊的葫蘆架。又挖土做了個苗床，3月將種子撒下。4月嫩芽初萌，及至月底，已是葱綠的小苗，長得團團簇簇了。

接下來，我們將育好的葫蘆苗，小心地移栽至架下。不過20幾天，柔韌的藤蔓便纏纏繞繞，向上攀援了。待藤蔓爬至兩米高時，驚喜出現：藤葉間綻開朵朵潔白的小花，間雜着些許「謊花」。謊花終歸會落，而真正能結葫蘆的花兒，花萼下方會膨出一個葫蘆的雛形，大小若兩粒花生米疊加在一起，這便是我們所鍾愛的「丫丫葫蘆」了。

30多年前，看電視劇《八仙過海》，那八仙之一鐵拐李，蓬頭虬髯，手持鐵杖，身上就背着這樣一個葫蘆。那葫蘆是他的法器，不僅能盛裝美酒，還可以化為護法工具。《八仙過海》最後的結尾，是說八仙們歷盡磨難，功德圓滿，準備從蓬萊仙島渡海升天。海浪滔天，八仙各施招數，而鐵拐李，就是躺在這化作巨舟的寶葫蘆上，逍遙遁去。原來這小小的葫蘆，天生便是盛納瓊漿、寄託真趣的靈物。許多古裝劇中，都有這樣的一個道具，劇中人物繫在腰間，隨身攜帶，平添幾分仙氣。

2016年夏，我到河南盧氏采風，結識一位延安的文友，彼時同赴「中國作家萬里行」活動。他曾興致勃勃地談葫蘆的種植，說有一妙法：用石膏預先製做好模具，分作兩半，趁着葫蘆幼嫩時，將其扣在中間，束其生長，待秋日成熟後，再將模具剝開。如此，葫蘆便依着模子的形狀長成，圓方如意，隨心而造……他用濃重的陝北口音給我們講解，憨厚中透着巧思，令我們嘖嘖稱奇。

如今，距種葫蘆的日子已滿4年。這4年裏雖不曾再種，但當年那些景象歷歷在目。原來葫蘆是如此高產！一株藤上，能結數十個葫蘆。有周周正正的，有扭着腰身、彎着鬚蔓、斜曳着蒂把的，姿態萬千，各具其妙。聽收藏葫蘆的人說，愈是這般奇崛的姿態，愈是珍品。閒暇時，捧起一枚葫蘆細細端詳，方寸之間，自有乾坤。

因為喜愛，家裏的書房、客廳、博古架上，都擺放着葫蘆，大的沉穩，小的靈巧。其中幾個葫蘆，因雨後潮濕，未能及時曬乾，刮皮時，發現皮下竟浮現出圈圈紋理，那種美，難以言喻。後來得知，這種葫蘆叫作「花皮」葫蘆，其天然之美，非筆墨所能描摹，亦非人力可追。

葫蘆在我國文化中內涵豐富，既能體現隱逸之趣，也具生活氣息。朋友知我喜歡此物，特意選了陸游的詩：「葫蘆雖小藏天地，伴我雲山萬里身。收起鬼神窺不見，用時能與物為春。」以書法錄下，精心裝裱，懸於我的「葫蘆居」中。斗室之內，不僅有詩韻墨香，還有我心愛的葫蘆幾枚。它們既是躬耕勞作的紀念，又是「福祿」吉祥的寄寓。看着它們，便覺歲月裏的美好，以及哲人所描繪的生命狀態，都有了真切的註腳。

種葫蘆，需及時「掐尖」。藤蔓生出三四片葉時，便要將頂端上的嫩心掐去，促其旁枝生長。如此，葫蘆才能健壯，果實繁密。這農事之道，竟也暗合人生至理：及時掐去那些冗雜的枝蔓，捨卻無謂的牽絆，生命之樹才能專注於最精粹的滋養。架上藤蔓如此，架下人生亦然，善於取捨，才能積蓄起厚實的力量，支撐起生命的豐饒。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子女富或貧

聽友人說某移民外地的港名人夫婦，中年獨生子自完成博士學位後便躺平在家不工作，因為父母一直讓他衣食無憂。這讓我想到一對日本夫婦，對其獨生子極為溺愛，自小飯來張口。老夫妻逝世後，人到中年的兒子每天只臥在床上吃，什麼也不懂做。人們發現他時幾乎是廢人一個，家中垃圾堆積恐怖如地獄。這些看似極端的例子，現實中其實不罕見。

中國人傳統偏愛兒子的思想仍存在不少現代人腦袋，養育子女的方式，注定了子女和自己未來的命運。同一個家庭長大的兒女，為何有人富貴有人窮？這是養育方式的問題，子女要窮養，父母給予的物質愈多，子女的未來會愈窮。我目睹這類家庭真不少。

朋友中有一潮州人家庭，父母思維封閉，雖然幹着粗活，一生只為追個兒子，連生了7個女兒，窮得三餐不繼仍要追生，第8胎終成所願，來個七星伴月，把兒子捧上天如星宿。其實7個女兒都很乖巧聰明勤力，亦愛讀書。夫婦二人卻迫令女兒輟學，原因是「留下金錢栽培弟弟。」姐姐都含淚無力反抗，有些被送到工廠去當童工，有些在街邊開個衣服攤檔，有些到茶餐廳去做侍應，幸而幾姐妹凝聚力強互相扶持。但每天筋疲力竭回到家，見到弟弟如公子哥般享受她們被剝削的成果也不是味兒。日子熬過去，弟弟被送到美國讀書，7個姐姐憑藉在社會上的經驗和拚搏，以及工餘進修，各有成就，有些在內地開了成衣工廠，有些開了食肆，有些當了大公司主管，有些成了專業人士，生活都過得很好。反觀弟弟學成歸來，由於向來有父母蔭護，經不起風浪，每份工作都做不長，以致生活拮据，連父母送贈的樓房也私下賣掉，無力娶妻更不用說傳宗接代，與父母住在狹小的租住樓裏，父母都不敢抱怨。姐姐們都覺得已無責任去幫助弟弟了。

給予物質最多的一個是最窮的，這是定律。

大地遊走

楊麗麗

盛夏的紫薇

入伏以後，風都是燙的，柏油路蒸騰着熱氣，蟬鳴把空氣撕出一道又一道豁口。

我坐在老藤椅上翻一本舊詞集，忽然就被窗櫺外的顏色撞了眼睛——那株紫薇，竟在毒辣辣的日頭裏，把自己開成了一團火。不是初春桃花那種怯生生的紅，也不是深秋楓葉帶着淒惶的艷，是潑潑灑灑、不管不顧的熱鬧，像戲台上正敲着鑼鼓的花旦，水袖一甩，滿台的光都聚在了她身上。

這株紫薇長在老宅的天井角，青磚縫裏鑽出來的根鬚，竟把堅硬的地磚撐得裂了縫。記得初來時，它還只是尺許高的幼苗，被牆角的陰影壓着，葉片薄得像宣紙。有回下大雨，瓦簷上的水流成了瀑布，把它沖得東倒西歪，我以為活不成了，誰知雨停後，它又慢慢直起腰，葉片上還掛着水珠，倒像是哭過一場，卻更精神了。如今枝椏已高過了屋簷，枝條斜斜地探進2樓的窗，開窗時伸手就能摸到花瓣，那香氣便順着袖口往骨子裏鑽，帶着點甜，又有點清，像剛泡好的茉莉花茶，喝一口，渾身的暑氣都消了大半。

古詩說：「紫薇花開百日紅，輕撫枝幹全樹動。」果然不假。有回伏案寫稿，忽覺窗外有細碎的響動，抬頭見一隻麻雀落在花枝上，爪子剛抓住枝條，整株花便簌簌地抖起來，花瓣像下了場小雨，紛紛揚揚落在青石板上。我忍不住笑，這花竟這樣膽小，又這樣活潑，倒像個被撓了癢的孩子，一點動靜就咯咯地笑。想起楊萬里寫的「似癡如醉弱還佳，露壓風欺分外斜」，原是把它的嬌憨都看透了。

正午的日頭最烈時，別處的花都蔫了，獨它越發精神。陽光穿過花瓣，能看見裏面細細的脈絡，像繡娘用金線織就的網。傍晚收衣裳時，常能撿到落在晾衣繩上的花瓣。粉的、紫的、紅的，攢在竹籃裏像一堆碎寶石。母親總愛把這些花瓣曬乾了收起來，說是能治病。我雖不信這些，卻也學着她的樣子，把花瓣鋪在竹匾裏，放在廊下陰乾。風穿堂而過，帶着花瓣的香，混着晚飯的油煙味，竟有了些煙火氣的溫柔。有回翻到《本草綱目》，見着「紫薇花味甘淡，性平，無毒，治產後血崩不止」的記載，倒覺得這花不僅好看，還有着骨子裏的體貼。

夜裏納涼，搬張竹床坐在花下，看月光把花枝的影子投在牆上，像一幅流動的水墨畫。有螢火蟲從花叢裏飛出來，提着小小的燈籠，在花瓣間穿來穿去，倒像是在給花仙子引路。想起杜牧寫的「曉迎秋露一枝新，不佔園中最上春」，他說的是紫薇不與百花爭春，偏要在盛夏裏獨放。可我覺得，它哪裏是不爭？是不屑爭。春有桃李的嬌媚，秋有菊桂的清芬，它偏要選這最熱烈、最坦蕩的季節，把積攢了一年的力氣都拿出來，開得浩浩蕩蕩，讓整個夏天都記住它的顏色。

前日颳了場大風，院裏的石榴樹被吹斷了枝，紫薇卻只是歪了歪身子，花瓣落了一地，像鋪了層花氈。第二天清晨去看，竟又有新的花苞冒了出來，鼓鼓囊囊的，像是在說：這點風雨算什麼。我蹲下身，撿了片完整的花瓣夾在詞集裏，夾的是歐陽修那句「獨佔芳菲當夏景，不將顏色托春風」。陽光正好照在書頁上，花瓣的紋路在光裏明明滅滅，倒像是這盛夏的心跳，撲通、撲通，跳得那樣實在、那樣熱鬧。

信而有征

劉征

轉述

在毛姆的小說《人性的枷鎖》當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教會執事喬西亞大包大攬地掌管着一個教堂，並令教堂的牧師感覺到自己受到了輕視。然後兩人因此產生了矛盾。儘管我並不信教，對於宗教機構更加一竅不通，可這個情節我一下就看懂了。因為作為一種人際關係，它看起來既逼真又符合情理。

我想，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總要先幻想自己真的是書中的人物。只有這樣，這位作家才不會忽視這個人物所遇到的哪怕一點點的麻煩事，並真心實意感覺到這件事當中令人憤怒或者開心的地方。於是，讀者也會因為這份真情實感而被自然帶入劇情當中。這幾乎就脫離了那些陌生之物所天然具有的陌生感，以及人們由此而產生出來的排斥感。每一個故事在剛剛開始的時候都要經歷這個風險，好的作家會立刻運用同理心打消掉讀者的這種狐疑，讓你感覺自己對這些劇情十分熟悉。因為作者事無巨細地把這個人物的感覺插進去，你就知道這個人物和你的想法其實是一樣的。於是，人物就成了真實的存在，有了屬於他特有的情感。劇情因而不再重要，儘管情緒由它而來，可一旦讀者感覺到合理之後，他就完全沉浸其中，就好像這是真的。

這也就是說，親自去閱讀一部好作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不去閱讀這部作品，你就無法領略一部作品在每處情節瀰漫着的感覺。因為在聽別人轉述的時候，你只能聽到劇情，除非此人功夫了得，否則很難得聽到他講出感覺來。通常我們只能聽到故事梗概，這其實有些捨本逐末了。而且，這種轉述聽來總有些乾巴巴的。

於是，一些人想出了一種轉述的方法。即，只去說那些情節離奇的故事。這就是當前網絡短視頻故事梗概類作品常常在做的。他們無一例外都在按照這種方式選取內容。倘若一個作品太有名，而它又顯得很平淡的時候，這位轉述者往往要去曲解這個故事，令它變得不太正常。

最典型的莫過於《紅樓夢》的解說。很多都專挑裏面勾心鬥角的部分，連王夫人這個菩薩都被描寫成一個陰謀家。我想，倘若這是曹雪芹的傳記體小說，他對自己的母親、祖母、一眾姐妹兄弟想必不會懷揣什麼惡意去描述，而是想要寫出一種回憶。這回憶因為太久遠，就像是一場夢，並寄託着作者的哀思。不然，似乎不好解釋胡作非為的薛蟠竟也有憨態可掬的一面，他對待自己的母親和妹妹極好，而又被自己的老婆夏金桂馴服了。

不過，那些喜歡劇情的人甚至連這是一部作者的自傳也是要否定的，很多人說它是一部悼明之作，裏面的一切都對應着明朝的人物。這作品於是徹底就成了一座迷宮，變成譯碼者的狂歡。恕我直言，倘若這也能稱為一種紅學研究，它的害處遠遠大於它的好處。

因為，在一個凡事都要賦予意義的時代，只有一處場景例外，那就是日常生活。曹雪芹寫的恰好就是一種日常生活。它首先應當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什麼秘史和言外之意。其實，這種轉述者與那些整日尋找怪誕題材的轉述者一致，都害怕自己不受關注。轉述於是離開了事實，成了一種彰顯轉述者權力的力量象徵，這種自我迷戀打從開始就已經離題萬里了。